

(三) 集說小國俄代近

種七十七第庫文方東

(三) 近代俄國小說集

東方雜誌二十
週年紀念刊物

目次

陰雨	乞阿甫著(一)
陸士甲爾的胡琴	乞阿甫著(九)
一個闊綽的朋友	乞阿甫著(二七)
那個可憐的辦事員是怎樣死去的	乞阿甫著(三五)
復活節的前夜	乞阿甫著(四二)
接吻	乞阿甫著(六三)
作家傳略(附錄)	(一〇二)

陰雨

乞 呵 甫 著
濟 之 譯

一層層無情的雨點打落在黑漆似的窗上。這場雨正下在夏天避暑的時候，常常一下就得好久，非到一個多禮拜，等得許多避暑的客人一個個心裏十分發急，不肯罷休。那時候天氣很冷，空氣裏含着不少的溼氣。陪審官克法新的岳母和他的妻子菲麗寶納，正同坐餐室裏桌旁。老太太臉上還很豐滿，身體也很強健，一看就知道是個豐衣足食的人；自己祇生一個女兒，又嫁給一個很有身分的人，自己也就很安樂的靠着女兒養老。她女兒年紀祇有二十歲，身段不長，黃金色的頭髮，白雪樣的臉面，煞是一位美貌的婦人。那時她手肘正斜靠在桌上，拿一本書在那裏看；可是她的眼光，却並不在那裏看書，正在那裏想那和書本無關的心事。雨

人都一句話不說，祇聽淅淅的雨聲兀自不住，還夾着廚房裏女傭打呵欠的聲音。克法新那時候不在家裏。他不同他妻子在別墅裏避暑，却還住在城裏。這種惡劣的天氣真使人悶損得很，他心裏總覺得這樣陰沉沉的天和溼淋淋的雨，一定妨害人的衛生；可是在城裏那就和鄉下不同了，因為娛樂的地方很多，足夠你排遣煩悶。所以隨便下多少天雨，也不覺得十分苦。

老太太一個人在那裏打着牌解悶，打了一會，停住了，就朝她女兒一看，說道：「我猜明天天氣一定晴，克法新也就可以來了。他已經有五天不到了，這都是因為天公不做美的緣故。」

菲麗寶納冷冷的看了她母親一眼，立起身來，在屋裏來回地踱着，躊躇着說道：「昨天晴雨表升了幾度，聽說今天又降下去了。」老太太搖搖頭，問她女兒道：「你心裏悶不悶？」女兒道：「當然很悶的。」老太太道：「那還能不悶麼？他不來已經有五天了。五月裏會有兩三天沒有來，現在却已經五天了。我不是他的妻子，心裏

却也覺得悶得慌。我昨天聽說晴雨表升了，我就特地爲他預備一隻雞，買了一條魚，他是很愛吃的。你父親索性不愛吃魚；他倒很愛吃魚的。」女兒道：「我等着他等得心都痛了。我們心裏固然煩悶，你不知道他在那邊更覺煩悶呢。」母親道：「還有一樣：他白天往審判廳去，晚上却一個人住在那間空屋子裏，那真是苦呢。」女兒道：「正是他一個人住在那裏，也沒有僕人伺候着倒水弄茶。爲什麼他夏天不僱一個當差的呢？如果他不喜歡避暑，那麼究竟爲着誰呢？我對他說可以不必了；他却答應，常說這是爲着你的健康起見。我有什麼健康呢？我爲着他這樣受苦，心裏纔不舒服呢。」

女兒剛說到這裏，看見她母親打牌打錯了，便俯下身去，伏在桌上指點她母親。兩個人都不說話，眼睛全注在牌上，心裏却正在那裏想着那可憐的克法新現在正一個人坐在空洞黑暗的書室裏，辛辛苦苦的做事。

菲麗寶納忽然抬着頭說道：「母親，如果明天天氣還是這樣，我一定乘着早車——」

往城裏去看他。我看看他身體到底怎樣？也好叫我放心。」

兩個人都很奇怪爲什麼這樣輕而易舉的辦法以前竟會想不起來。騎馬進城，不過費半點鐘工夫，要是坐着火車去，那祇要二十分鐘就到了。他們又談了一會，纔進屋去安睡。

壁上的時鐘鏗鏘的打了兩下，那老太太嘆着氣說道：『唉！怎麼兀自睡不着呢。』女兒就輕聲問道：『母親，你還沒有睡熟麼？我想來想去，老惦記着克法新。不知道他在城裏健着沒有，並且還不知道他到那裏去吃飯呢。』老太太道：『我也正在這裏想這件事，唉！這幾天的雨真下得可惡極了。』

早晨雨已經停了，天却依舊陰着。一棵棵樹都愁眉不展的站在那裏，微風過去，就洒下幾滴眼淚。道上泥濘裏深深的印着許多足跡，溝裏和軌道裏都漫着水。菲麗寶納決定進城去，老太太一面替他女兒理裝，一面說道：『煩你致意於他，不必太勞苦了，還是休息幾天的好。要往街上去，應當把頸頸圍一圍，因爲現在時令太

不正了。再你可以帶那隻小雞去給他，雖然是家裏做的冷食，總比飯館裏的好。」

女兒說晚車不能回來，明天早晨必可回來，就匆匆的去了。

不料還未到吃飯時候，她女兒就回來了。那時候那位老太太正坐在自己房裏，心裏不住的盤算晚上怎樣爲她愛婿預備晚飯；忽然看見她女兒鐵青着臉走進來，帽兒也不脫，一句話都不說，就往牀上一躺，頭向裏枕着；弄得那位老太太不懂起來，趕緊問她道：『你怎樣啦？爲什麼回來得這樣快？克法新在那裏？』菲麗寶納抬起頭來，呆呆的看着她母親，說道：『母親，他哄騙我們呢！』老太太搔着頭問道：『啊！誰騙我們？』女兒又說道：『他哄騙我們呢！』說完，週身都發起顫來。老太太也發急問道：『到底怎麼回事呢？』女兒道：『我家的房屋全鎖着，鄰家說克法新這五天裏沒有回過家去。他不住在家裏，不在家裏……』她說到這裏，兩手搖着，大哭起來，嘴裏却還說道：『不在家裏……不在家裏……』老太太害怕着說道：『這是什麼事情？前天他不是還有信來說自己連家門都不出麼？那麼他往那裏』

去過夜呢？真是怪事！

菲麗寶納氣得身體都發軟。自己連頭上帽兒都脫不下來，兩眼發直，攏着她母親的手，一言也不發。老太太也哭喪着臉說道：『誰告訴你的？是隔壁那個人麼？真可惡！他怎麼能哄騙我們呢？難道我們是好惹的麼？我們雖然是商人出身，可是他終不能任意胡爲；因爲你是他的正式妻子，我們可以去控告他。你嫁出去的時候，身上也帶着兩萬多盧布，也並不是沒有粧奩的。』老太太說到這裏，也哭起來，搖着手，躺在椅上，氣得一句話也不說。她們兩人坐了好久，不知不覺已經顯出蔚藍的晴天來，黑雲也漸漸的散盡。一道溫和的太陽光，已從天上直射到園裏溼潤的青草上面。一羣雀兒，喜喜歡歡在池旁飛翔着，池水上映出一朵黑雲，正在那裏箭也似的流着。

午後克法新纔來了。未來以前，他已經到自己家裏去過，知道他不在那裏的時候，他妻子曾來過一次。

克法新一進屋內，假裝着不知道她們母女倆憔悴涕泣的樣子，就高高興興的說道：『我這可來啦！我們有五天不見面了。』他親了親妻子和岳母的手，坐在椅子上，做出一種艱苦工作方纔完結後的神氣來，噓了一口氣，說道：『唉，可真把我磨折死了。差不多有五天五晚老這樣坐着，家裏也沒有回去。在審判廳裏辦事，茶水飯食都沒有進過口。在椅上睡了一會，却凍得要死，一點閒工夫也沒有。家裏都沒有到。』

他說完，捧住自己的腰，一邊呼着腰痛，一邊看着他妻子和岳母，看看究竟他這個詭圓得有效沒有，或者自己的外交手段靈敏不靈敏。但見她們兩人面面相對，又喜又懼，彷彿意外重獲已失的寶物一樣；愁臉也開了，眼淚也乾了……

他岳母連忙跳起來，說道：『唉，我作什麼儘坐在這裏？！要快吃點什麼東西不要？』他妻子也高興起來，插上去說道：『當然要吃的。母親，請你趕快拿點酒和菜來。娜達利亞！趕快收拾桌子。唉，一點都沒有預備齊。』

兩個人又喜又怨的來回打羅着，忙個不亦樂乎。那老太太又取笑女兒，說她不應該這樣無端猜疑人家，她女兒也只有低頭含着羞，一句話也不說。

飯預備好了。克法新一邊嚷着餓，一邊喝着酒，一邊又高談闊論起來。他妻子和岳母都看着他的臉想道：『他真聰明，真和藹，真美麗呵！』

飯後克法新躺在大椅子上，想道：『這也是不錯的！她們雖是商家出身，可是終饒着一種特有的風味。一禮拜裏到這裏來兩天，嘗嘗這樣的滋味，那也是不錯的呵！』

陸士甲爾的胡琴

乞呵甫著
愈之譯

那個鎮頭很小——和一個村莊差不多；鎮裏邊住的差不多全是老年人，可是不大會死。醫院和監獄裏都不大用得着棺材。總之棺材生意很壞罷了。要是約戈夫，伊凡諾甫在省城裏做棺材匠，也許自己有一所房子，而且自稱為約戈夫，麥德惠伊支；（譯者註：約戈夫是名，麥德惠伊支是父名，俄國上等人稱呼都是如此。）無奈他住在這小鎮上，所以人家只稱他約戈夫；此外不知什麼意思，又替他取一個綽號，叫白朗柴。他窮得和農人一樣，住一所又小又舊的木屋，只有一個房間；在這房間裏住着的，除他之外，便是他妻瑪灰，爐灶，一張雙人牀，幾口棺材，一條做工用的板凳，和一切的傢私雜物。

可是約戈夫做出來的棺材，却非常出色；又耐久，又好看。替農夫或小販做的，都是一個式樣，把他自身當作模型；這個辦法，再不會失敗，因為他雖已有七十歲年紀，鎮裏的人——甚至監獄裏的人——可沒比他生得更高更大的。要是那棺材是婦人或是有身分的人用的，他使用一枝鐵尺量了身材做。小孩的棺材呢，他不大高興承接，也不用尺量，像是不屑做的樣子；付款給他的時候，他總是唉聲歎氣的說：『謝謝你。但是這種小事情，老實說，我並沒費工夫細心做哩。』

除做棺材之外，他又會拉胡琴，因此又有一注進款。鎮裏人家喜慶，總要雇那猶太人的音樂班，湊湊熱鬧。那音樂班裏的班長，是一個錫匠，名叫摩失斯，音樂班裏賺來的錢，他一個人却要分一大半。因為約戈夫胡琴拉得很好，拉俄國曲子尤其高妙，所以摩失斯時常雇用他，給他五十銅子一天，客人的賞錢在外。白朝柴坐在音樂班裏，臭汗蒸騰，面泛紫色；天氣總是很熱，大蒜氣中人欲嘔；胡琴嗚嗚的作響，在他右旁是提琴的聲音，左旁是笛子的聲音。吹笛子的是一個瘦削紅頭髮的猶

太人滿臉綻出紅藍色的脈管，他的名字和著名的富翁陸士甲爾（Rothchild）相同。那怕是最愉快的調子，給陸士甲爾吹起來，沒有不變成悲哀的。不知爲什麼緣故，約戈夫漸漸的和猶太人結了怨仇，看不起他們，而且尤其憎惡那陸士甲爾；起初他動了怒，隨後咒罵他，有一次幾乎動手要打；於是陸士甲爾氣憤不過，向他惡狠狠的嚷道：『要不是看重你的技能，我早把你丟到窗外去了！』於是他號哭起來。爲了這緣故，音樂班裏雇用約戈夫的時候很少；只有猶太人當中少角色，萬不得已的時候，纔雇用他。

約戈夫永沒有快活的日子。他因爲計算他自己的損失，整日的擔着憂慮。舉幾個例：譬如在星期日和聖徒節日，作工是有罪過的，星期一呢，是個疲倦的日子，又不能作工，這樣的在一年當中，倒有二百天強制他不能不賦閒，這是一個損失。假如鎮裏人家結婚，不用音樂；又或摩失斯不去雇他。這又是一個損失。警察官病了二年，約戈夫很不耐煩的等他死，他偏偏不死，後來他搬到省城裏去醫病，病勢變

重，竟在那邊死了，這又是一個損失；這個損失，至少也有十盧布，因為警察官的棺材很講究，也許是四邊鑲綢的。每日晚上，約戈夫想起種種的損失，便睡不着覺；他睡在牀上，一邊想，一邊便拿起枕旁的胡琴，在黑暗中間發出悲哀的調子，於是約戈夫心裏纔覺得好些。

那年五月六日這一天，瑪灰忽地得了病；呼吸很困難，喝了許多水，又覺着昏暈。可是第二天仍舊起來燒飯，又到外邊去汲水，等到晚上纔睡下。那天約戈夫整日的玩着胡琴，等天快黑了，他翻開簿子——他每天把損失記在這簿子上的——看看；他閒着便把記下的損失加起來。算了一算，總共損失到一千多盧布了。他恨不得把簿子擲在地上，儘着蹬腳。隨後他又把簿子拾起，彈着手指，歎了口氣；臉上顯出紫色，汗溼透了一身。他又想着：要是這一千盧布存在銀行裏，每年至少也有四十盧布的利息，那麼這四十盧布，又是一注損失了。總之無論那裏，動一動便受損失，利益却斷不會有的。

忽地聽得瑪灰嚷道：『約戈夫，我快要死去了。』

他向他妻瞧了瞧，她臉上發着熱蒸得緋紅的，非常的美麗，快活。白朗柴平日看慣瑪灰的臉色，總是暗淡，怯弱，不快活的样子現在看見這樣，倒反覺得不好意思了。瑪灰自己知道不久要死了，要和那木屋，那棺材，那約戈夫永別了，覺得很快活似的。她兩隻眼瞪着天花板，嘴唇不住的抽搐，恍惚死神——她的救主——已臨頭上，她正和他細語呢！

早晨到來，窗子外邊可以望見初升的太陽了。約戈夫看看他老婆，記起從前的事來：在他一生裏，從沒好好的待她，從沒憐愛她，從沒體恤她，從沒想着買一條手巾給她，也從沒向喜慶人家帶些可喫的東西給她。他只有向她咆哮，向她追損失，舉起拳頭對着她示威。他雖沒有打她過，可是時常威嚇着，要她性命，弄得她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真的，他有時因為損失太大了，甚至於不許她喝茶，所以她時常喝清水。現在呢，想起她為什麼這樣快活，他倒有些過意不去了。

等到太陽升高了，他向隣家借了一輛車子，送瑪灰到醫院裏去。醫院裏病人不十分多，所以他祇候了三個鐘頭。更喜那看病的不是醫生，倒是個藥劑師，名叫墨克森、尼戈萊伊支，他是個老年人；雖然他時常喝醉酒，時常要罵人，可是他的本領，却要比醫生高明得多呢。

約戈夫領了老婆子到藥劑師這邊，說道：『請你老人家的安，墨克森、尼戈萊伊支。爲了我這些小事，費你老的心，很對不起的。你看，我們那個病了。我的終身伴侶，人家說，怨我這樣說罷……』

藥劑師縐了縐眉頭，撚一撚鬚鬚，起首替那老婆子診病。老婆子坐在坑牀上，彎着腰，身上一隻手只有一張皮，鼻子尖簇簇的，口張大着像鳥兒要想喝水的神氣。

『啊，是這樣……』藥劑師緩緩的說，又歎了口氣：『受了感冒又有點寒熱。現在鎮上望扶斯症很流行……怎樣好呢？他是個老年人了，上帝的恩典……多少年紀了？』